

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

我们就是父母的“年货”

■ 朱超群

许是新年的脚步越发近了,这几天,母亲给我的电话打得越发勤了。

早一个月前,母亲在电话里还只是轻描淡写地问:“快过年了,你们最近很忙吧?忙点也好,有事早做,做完了,可以早点放假,早点休息。”那时候,听着母亲的话,我感觉母亲太过想当然,事情层出不穷,哪有做完的时候?更何况,早做完也不可能早放假。

母亲却不管不顾,在杀鸡、宰鹅、腌鱼、腌肉的间隙开始关心起我的工作来。偶尔打电话过来,听我说“在忙”,母亲言语中便满是焦虑:“现在忙一点倒是无所谓,要是过年的时候还那么多事,可怎么是好?”我回她:“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,事多事少都不怕。”母亲便在电话那头笑,她喜欢我的乐观,她总感觉能保持一颗淡定且乐观的心,生活总过得不会太差。

母亲趁着天气晴好,已经早早地灌了许多我们喜欢的香肠。晒好后,电话里,香肠一度成为了主角。母亲说:“今年的香肠闻着很香呢,已经煮过一些,味道不错。”感觉我们听得有点馋涎迸发,母亲便会不失时机地来一句:“想吃的话,你们有空就回来拿吧,管够。”然而实在太忙,我终究没有回去拿。而且

最近因为天寒地冻,加上儿子频频感冒咳嗽,各种折腾,日子一下子变得焦灼。本不敢在电话里让母亲察觉,可母亲终究察觉了。母亲心疼我、心疼孩子,偏又离得远,爱莫能助,便只能在电话里给我打气:“没事,过几天就好了。别担心,都会过去的。孩子小,感冒咳嗽总是难免的。不要着急……”我点着头,说实话在那一刻我不敢告诉母亲,孩子体质弱,天气一冷就感冒。而老家在乡下,在频繁地被儿子的感冒摧残折磨的时候,我一度想过,可能为了孩子,我会取消回乡下过年的计划。

已经放了寒假的女儿听着,感慨:“感觉外婆天天在利诱我们回老家。”我不由地想到了以前看过的一篇文章,说:父母最想要的年货其实是儿女回家。的确,每天接听母亲电话的我,何尝不知道母亲的用心,就像我能感受到的那样,无论母亲准备多少年货,心里想的念的都是我们,于母亲的心里,有我们的新年才是热闹祥和的,也只有我们回家才是母亲最希望拥有的“年货”。

我果断给母亲打了电话,说等我们放假了,立即就回老家去。只是,要回老家了,给父母带点什么好?左右思虑间,突然释然,其实只要儿女有心,无论什么,父母都会当作是这世间最好的礼物。我们就是母亲的“年货”,相信天下儿女都是父母最渴望的那一份“年货”,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,只要儿女回家,便会是父母最幸福的新年。

年宵花

■ 厉勇

年底了,我和朋友一起去超市购物。走到原先卖旧书的地方却意外发现,书全部不见了。

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长势喜人的花花草草的世界,那么的小盆栽堆放在一起,翠色欲滴,星星点点的小花在绿色中傲然绽放。这里依然是植物园的一角,散发着浓浓的生命气息,春意融融,仿佛春天就在身边,身子也跟着暖和了起来。我被吸引住了,挤到人群中去看那些盆栽。过年了,为了讨彩头和添喜气,这些盆栽有了新的名字——年宵花。最显眼的就是那些盛开的水仙花和蝴蝶兰。

说到过年,红色一定是最受人们欢迎的颜色。有两种“小红珠”特别惹眼,一种是枝条上串起一个个红玛瑙似的小红果,没有绿叶衬托。一种是在绿叶上直接长出一簇一簇的小红珠,一粒粒像珍珠般大小,看着就喜庆。“没有绿叶的是冬青,一簇一簇的是红玉珠。冬青性价比更高,红玉珠可就贵了!”老板爽快地给顾客介绍起来。红玉珠有时候也被叫“鸿运珠”,讨个鸿运当头的好彩头。价格也挺“红”,规格越大,价格越高。不过,这里也有物美价廉的盆栽。

年宵花都有个好听的名字,那个长得像手指的仙人掌叫“金手指”;那个被我误以为是芦笋的植物叫“节节高升”,里面还插了一朵假花;那个叫“观音莲”,惹得我用手去触摸……

年宵花的价格也不贵,“金手指”只要10元,郁郁葱葱的吊兰和文竹也只要20元。那些稍微大点的,装在更好看的盆子里的盆栽也不会超过百元。

来看年宵花的,多半是一些年轻的女孩,也有年轻的男孩,带着孩子的年轻妈妈和早生华发的爷爷奶奶。一个年轻的女孩跟她男朋友说,“那个金鱼缸里的水该换了,这么脏。”金鱼配植物,既有动又有静,还有小小的石头铺着,多么适合欣赏。

有个年轻的女孩毫不犹豫就买了两盆年宵花,她笑着对身边的女孩说:“咱们买几盆装点咱们的小房间,装点咱们的生活吧。”

有位头发花白的爷爷买了好几盆红艳艳的蝴蝶兰,还有一盆含着花苞的水仙花,他笑呵呵地对老板说:“要过年了,更要保持心情愉快。这些花花草草,看着就让人心情好,而且喜庆。”

这时候走在大街上,迎面走来一个姑娘,手里举着一支“火把”——冬青,它的枝条上缀满了红色珠子,我心里莫名涌上一阵感动。热爱生活的人才喜欢把春节装扮得热闹喜庆的。也许,只有这样,我们的生活才会如冬青般红红火火,生机勃勃。

这让我回想起自己的高中生活。快要文理分班的时候,教室的窗台上放了一盆水仙花。那是在一个春日午后突然发现的,水仙花正沐浴着温暖的暖阳。我凑近看的时候,竟然发现里面还有一个活物——一只乌龟,里面有水,还铺着细细的小石头。我忍不住用手指去碰乌龟,乌龟急忙把脑袋缩进壳里。乌龟配水仙,实为一景。这个小小的盆栽给我们紧张的高中生活增添了一道亮色,足以让我回味一生。

每次经过卖植物的小店,我都要进去看看。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独特的名字,开着漂亮的花,长着奇怪的叶。我想多认识它们一些,我希望下次再见它们时,能叫出它们的名字。这些植物带给我生命的欣喜和快乐,很多时候胜过了人带来的。我想,每个热爱生活的人都爱植物,平时尚且如此,更不用说一个个性重的节日了。

买盆年宵花带回家吧,让我们单调的生活多一点生机和绿意,也让这个春节多一点春意、多一点喜庆、多一点美好。

过年三味

■ 陈景策

世间还有什么事儿是比新年旧年交替更重要的转折点呢?百节年为首,四季春为先,过年有着不同于其他节日的“味道”。

过年有“新”味。辞旧迎新,在年里,会常听到“你买新衣服了吗?”“家里的碗筷旧了,新年用新的”类似这样的言语。连大街上的背景音乐也适时地换成了“过新年,过新年,新年到都团圆”这样的歌曲。

如果要统计这段时间的高频词,“新”一定稳居前三名。人们喜气洋洋地奔走在集市、商场选购着各类商品,与其说他们是在购物,不如说是通过置办一件件崭新的物件,正在无声地讲述着自己在旧年的酸甜苦辣和对新年的殷殷期盼。

过年有“忙”味。我来山东生活以后,惊奇地发现这个地方的方言有个词儿叫“忙年”。同事们互相问候时也捎带问一句“你家里开始‘忙年’了吗?”

从那之后,我便喜欢上了“忙年”这个词儿,过年的事情可不就要忙起来。年的事情,大到全家的年夜饭、大扫除,小到孩子们的灯笼、糖果、零嘴儿,都得有人来一件件管、一样样去买。这么多的活儿,一个人可办不成,非得举全家之力不可。

家里有耐心又会讲价的人当“采购员”、细心又爱清洁的人当“卫生员”、擅长厨艺的人做“炊事员”、每个

人都有自己的“工作任务”,就连牙牙学语的孩子都有一个学会说“恭喜发财”的“工作指标”,就是要热热闹闹地忙起来,忙起来才有年味。

过年有“人情”味。进入腊月,家里长辈就会念叨“快过年啦,老家的亲戚们又要来串门啦!快去多买点瓜子炒糖,得提前准备起来!”

孩子们童言无忌道:“他们这一年都没来啦,还记得咱们吗?”大人笑骂一句,“这是什么话!过不了几天,他们一定来!”说完,再痴痴地看一会儿大门口,目光炽热到仿佛要把门板灼穿。好看一看住在村里的二舅家今年冬天有没有烧热暖气,看一看住在城市另一头的小妹有没有备齐年货,看一看在外地上大学的侄子有没有买到回家的高铁票。

终于,心头的万般滋味汇成一句话:“好久没见了,真的想呢!”于是,一年到头因生活忙碌而忽略的“人情味儿”,在这个时刻愈发浓重。

人生本就是不停遇见又不断分别的过程,尤其是在春节,见人见景,感触尤深。旧年里每一段没有被妥善放置的从前,因为有了过年的喜庆热闹,即便是忧郁的人,也会受到鼓舞,多一分“过去往事皆不提,新年迈步从头越”的勇气。

过年三味里,不仅收藏着旧年的亲切,更是鼓励人们在新的一年里不惧不畏不彷徨,且安且喜且期盼。

给年的“请柬”

■ 汪树明

如果说,年是贵宾,那邀请它的请柬就是火红的春联。

刚过腊八,街道旁、店铺内,火红的春联、喜庆的灯笼,就铺天盖地而来,映红了街道,映红了行人的笑脸。它隆重地邀请新年如约而来,粉墨登场。

“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千百年来,贴春联一直是春节最显著的标志,也唯有它能撑起年的脸面。一张红纸,三折两折,裁成对纸,挥毫泼墨,写就“一元复始,万象更新”,就是一副春联。它承载着人们新年的愿望和希冀的重任,透着喜庆和热烈,表达了人们迎新纳福、企盼新生活的美好愿望。

旧时,再穷的人家也不会让等待了一年的门板失望,如同给孩子添件新衣。春联从不嫌贫爱富,无论是简陋的柴门、破板门,还是富贵人家的朱漆大门,一样装点。庄户人家不光要贴春联,家里的猪圈、鸡舍、粮囤、水缸、手推车、自行车都要贴。猪圈上贴的是肥猪万斤、粮囤上贴的是五谷丰登、灶台上贴的是年年有鱼、自行车上贴的是日行万里。贴得最多的是菱形红纸上写着的福字,连睡的床都要贴上。小小的福字在农家人的眼中就是幸福花朵,让它开满了生活的角角落落。

我家贴春联,都是在除夕的午饭时,那顿午饭也是一年中丰盛的,鸡鸭鱼肉,家中有的,平时吃不着

的,此时都被端上了桌。我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,贴春联自然轮不上我,但打下手的必定是我。哥哥让我拿着写好的春联,端来打好的糨糊,等待他们撕去那被风吹雨淋发白破旧的春联,再在门板上刷上糨糊,小心地贴上新春联。哥哥轻轻推着春联,边抽边问我正不正,我注视着,不停地叫着、纠正着,哥哥不耐烦地吼:“到底正不正?”我被他一吼,嘟囔着不知道。他只得自己退后仔细审视着、校正着。最后,还是父亲走过来,用手抻了抻,又从上到下用手抹了抹,春联端正又平整。

待到我自己写春联、贴春联,先是农村木门、后是城里的铁皮包门、再是塑钢门,小小的春联如生活,越过越好。

贴一副春联,像是给家发红包。我对印刷的春联一直不感兴趣,没有个性,千篇一律的春联,无法言说我对过去一年的感受,也表达不出我新的一年梦想和希望。我会趁着小城书法家节前送春联的机会,请他们写下我自编的春联,写下我的美好愿望。拿回家后,我恭敬地将它贴于门上。它像身着红衣的迎宾,笑盈盈地迎接着家人。

春联,就像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,给节日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和魅力。一副副春联,就是一张张温暖的“请柬”。贴上春联的那一刻,春节就款款而来了。

不再忙的“年”

■ 黄迎红

在岁月的长河里,每一年的春节都是一段鲜活的记忆。这个富含传统文化韵味的节日,由视觉、嗅觉和味觉构成浓郁的年味盛宴,在互联网时代,仿佛在不断地吸收新元素,被赋予新的内涵和价值。

今早醒来,突然发现,我的微信多了一个新建的群“2024春节福建游——幸福一家人”。那一刻,一股暖流滑过心间。一个月前,儿子和我闲聊时提议过。我觉得时间还早,想到时候再说,儿子还以为我考虑钱的问题,尽管他说外出旅游的一切费用由他承担,我又何尝不理解儿子的心意呢?但我依旧是“再说、再说”,没爽快地答应。

那是因为儿子提议“以后我们家每年都换一个地方过年”让我心存担忧。担心我们家传承的年味,会不会随着离家远游,孙辈们对家的年味越来越没有了记忆?这是我不愿看到的。

我们这一代人,一直传承的是:“家宴喧儿女,门符闹古今,围炉闲守岁,莫负酒杯深。”在传统的年俗里,过年是子女奔父母回家的日子,讲究的是家宴上的团圆。一家人围坐在一张大圆桌上,筷勺叮咚传笑语,杯壁碰响庆新春,这样的过年形式,能让我们感受到最简单最踏实的幸福。

自从我接过公婆承办过年的责任后,与老人一样盼着过年。每当新的一年来临,也是翻着日历看,掐指数着日子,盼儿孙们归来,为他们准备吃的、喝的、玩的。看着年夜饭的桌上,儿孙们一个个吃得肚大腰圆,欢声笑语充满整个屋子。那种幸福和满足,只能说,那是做了父母的人才能感受到的。如果出去过年,还会有这种感觉吗?

但儿子一番话,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中国那么大,不只有我们这里过年。让孩子们多出去体验,感受不同地域的年味习俗,他们才能真正感知到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,增强传统年的认同感。这样过年不也很有意义吗?

出去过年,在今天仿佛成了时尚。看到朋友圈人家晒出的那份热闹、那份喜悦,就像烟花般绚烂,令我向往。但在我的脑海里,春节的忙碌与期待,想得最多的还是一份责任。现在,儿子主动提出这个建议,无疑是这寒冬里的一股暖流。小夫妻俩愿意自驾一千多公里,带着一家老小三代,让我们过一个不再忙的“年”。这份孝心和责任,让我感到无比的欣慰。

其实,旅游过年,体验不同地方的年俗和风景,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年文化现象?过去过年,人们追求的是物质丰盛,大鱼大肉、金银红包等,物质享受成为过年的标志。而如今,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观念的转变,过年更注重精神的富足,团圆、欢乐、亲情和友情成为了过年的关键词。过年的形式和内容,也一直在演变中。

年,在一岁岁的演变中,似乎也找寻到了一种恒定的存在,那就是,无论是在家中团圆还是在新的环境中庆祝,每一年的年味都是一家人在喜庆氛围中共享的团聚旋律。人们对待年的情感和期待从未改变。我相信,只要心中有爱,有家人的陪伴和支持,无论何时何地,都能过一个充满年味的春节。



高慧兰剪纸

